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18.04.001

“蜘蛛哲学”与诸教沟通

——《缀网劳蛛》细读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许地山的《缀网劳蛛》是一篇概念化色彩很浓的小说,它要说明的是关于人生态度问题,其基本观念是“蜘蛛哲学”。“蜘蛛哲学”是一种由多种宗教观念综合而成的人生观,包括苦难观念、坦然与沉静的态度、命运问题、慈悲与博爱、超脱、感化、宽恕、信仰、坚忍等宗教概念。这是一种综合了佛教、基督教、道教、道家、儒家、墨家等思想的新型宗教精神,是许地山谋求诸教沟通的结果。

关键词:《缀网劳蛛》; 蜘蛛哲学; 诸教沟通; 概念化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18)04-0001-07

一、什么是概念化的小说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概念化的小说数量不少,学会分析这种类型的小说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人员的必修课程。概念化的小说是一个不确定的小说类型,在中国小说流变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它们都遵从大致相同的创作套路。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凡是在创作的时候预先设定一个理念,再按照这个理念去编撰一个故事以实现该理念的小说都可称作概念化的小说。从狭义的概念来看,除了上面的描述之外,概念化的小说还必须要有较为固定的叙述程式。冯光廉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公式化、概念化小说体式的时候对该类型小说做了如下描述:“总括而言是指小说结构方式、叙述方式的公式化和语言表达方式的概念化,包括文体风格的僵化与非个性化。”具体而言,其基本特征有五点:“其一,这些小说都遵从统一的概念化的主题模式”,“以‘主题先行’的反现实主义方法主观设定主题思想,然后将其作为不可更移的信条去处理任何题材”;“其二,这些小说从统一的概念化的主题模式出发杜撰生活、编造情节,因此形成一种大致相同的固定的情节套路”;“其三,这类小说对人物

形象的塑造,完全遵循或深受所谓‘三突出’原则的影响”;“其四,这类小说的结构完全是依照其公式化的情节套路来组织,形成一种十分僵硬、机械的结构模式”;“其五,这类小说完全套用的是一种政治说教式的叙述方式,其叙述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说教者”^{[1]249-254}。冯光廉的描述是针对文革时期的小说所作的一种较为狭义的描述,而且概念化小说并不是始于文革时期,而是更早。古代小说中已经有为数不少的道德说教类小说,晚清政治小说多数都是主题先行的概念化小说,茅盾的小说、左联初期的“普罗文学”,以至延安时期的许多小说,其实都有概念化的痕迹,有的小说完全从概念出发,人物形象苍白单调,完全为实现某一概念虚设。事实上,任何类型的说教型小说,包括诸多程式化色彩很强的通俗小说,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概念化小说。为了讨论方便,本文给概念化小说下一个比较适中的定义以圈定范围:凡是预先设定某个理念然后进行创作,且在解释层面难于推导出与设定理念相反意义的小说,都可以称作概念化小说。换言之,概念化小说缺乏反讽性与悖论性,其解释主题清楚明白,难有歧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有数量不菲的概念化小说,这种类型的小说有广阔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8-02-06

作者简介:谭光辉(1974-),男,四川南充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叙述学。

空间。

当我们面对一个概念化小说的时候,中心任务就不再是寻找其中的反讽或悖论,因为概念化小说尽量避免由之而生的歧义,它的中心目的是传达一个理念,讲明一个道理。对这样的小说,读者不能成为中心,因为一旦读者成为中心,就可能会消解作者的意图,也不可能达到一个达意的理解。对这种小说的解释,要尽可能通过文本去还原叙述者的意图,而这意图往往是非常明显的,或者有叙述者的言论干预理解,或者通过人物之口进行转达。

许地山的《缀网劳蛛》是一篇典型的概念化小说,传达了非常强烈的说教信息。宗教的布道和说教,散布在如题记般的开篇诗和主人公尚洁的言论之中。若剔除这些说教,小说想通过情节表达的主题就很难被说明。说教言论反复出现的目的,就是要非常明显地传达出叙述者的意图,以免读者对该故事做出不符合叙述者本意的理解。因此,只要我们理解了这些说教性的文字,就可以理解该小说的目的和意义。

二、《缀网劳蛛》开篇诗到底说了什么?

《缀网劳蛛》一开篇,就很突兀地呈上一首诗,似乎让人不知所云。写小说而以诗歌开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常用手法。古代小说常用的体例有开篇诗和题回诗,其作用都是概括下文的主题思想,同时又起到引起注意和开启讲述的作用。由于已经形成成熟的套路,所以开篇诗往往都具有总括题目的作用。循这一思路,仔细分析这首诗的意思,便可大致明白《缀网劳蛛》的创作意图。

“我像蜘蛛,
命运就是我的网。
我把网结好,
还住在中央。”

这是第一节,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本小说要讨论什么问题。“我像蜘蛛”,用蜘蛛比喻人,“命运就是我的网”,用网比喻命运。就是说,小说打算用蜘蛛和网作为喻体,讨论人与命运的问题。“我把网结好,还住在中央”,意思是说命运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同时我们又必须依赖我们自己创造的命运。命运笼罩着我们,我们离不开命运,命运是人自己创造的一个处所与依靠。

呀,我的网甚时节受了损伤!

这一坏,教我怎地生长?

生的巨灵说“补缀补缀罢,
这世间没有一个不破的网。”

这一节谈的是命运的挫折和对待挫折的态度。“这世间没有一个不破的网”说的是人对苦难应该有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说,苦难是命运中的常态,没有人会不经历苦难。当苦难与挫折来临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命运进行修复,或者尽己所能重新安排一个新的命运。

我再结网时,
要结在玳瑁梁栋
珠玑帘栊;
或结在断井颓垣
荒烟蔓草中呢?
生的巨灵按手在我头上说:
“自己选择去罢,
你所在的地方无不兴隆、亨通。”
虽然,我再结的网还是像从前那么脆弱,
敌不过外力冲撞;
我网底形式还要像从前那么整齐——
平行的丝连成八角、十二角的开头吗?
他把“生的万花筒”交给我,说:
“望里看罢,
你爱怎样,就结成怎样。”

这一节的主题是“选择”。因为命运都是自己亲手织得的,所以人在经历苦难之后就得再次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与人生方向。无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命运,对自己而言都意味着幸福。然而,无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命运,命运依然是脆弱的,仍然会有各种苦难。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让自己的命运完整、完美,个人能做到的也就只是如此。我们在对命运进行选择的时候,会面临无数的选项,一切选项都是随机的,如“生的万花筒”般充满偶然性,然而最终命运会怎样完全是自己的选择。

呀,万花筒里等等的形状和颜色
仍与从前没有什么差别!
求你再把第二个给我,
我好谨慎地选择。
“咄咄!贪得而无智的小虫!
自而今回溯到濛濛,
从没有人说过里面有个形式与前相同。
去罢,生的结构都由这几十颗‘彩琉璃屑’幻成

种种，

不必再看第二个生的万花筒。”

这一节讨论的主题是“异与同”。所有的命运都是相异的，又是相同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的命运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人的不同阶段也不可能有一个相同的命运。然而，无论什么样的命运，其基本元素都一样，都是由快乐、苦难、追求、孤独、幸福、悲哀等基本成分构成，相异的人生只不过这些成分的多少和到来的顺序有差异罢了。命运有无常和恒常。恒常使生命单调，但保证了生命的统一；无常使生命充满偶然，但保证了生命的神秘与魅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因为生命的单调而失去生的兴趣，也不会因为生命的偶然而不知所措。命运既是注定的，又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既是遍布灾难的，又是幸福的；既是不可控的，又是可控的。这样，我们对一切忽然到来的灾难就可以做到处变不惊，我们就可以拥有一颗对生命既充满敬畏又能泰然处之的平常之心。

至此，我们便明白了作者的用意所在。以诗开头，是要告诉我们，这篇小说将要涉及的中心是关于人生态度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生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可预料的变故。

三、“蜘蛛哲学”的内涵是什么？

《缀网劳蛛》在开篇诗中已经把要谈的主要人生哲学讲清楚了，小说部分仅仅是对这一些观念的演绎。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些观念，小说又在结尾通过尚洁的一段感悟性说词再次陈述了一系列人生哲学观念。尚洁所说的人生哲学跟开篇诗所讲的很相似，但是这里说得更明白，更具体，也更丰富。这段说词是对开篇诗的呼应，也是了解蜘蛛哲学内涵的入口。

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底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底网便成了。

这段说词与开篇诗一样，把人比作蜘蛛，把命运比作网。蜘蛛吃“有毒无毒”的虫织网，是说人自己选择的命运之基础是他必然会遭遇的各种顺境和逆境，这些逆境与顺境就是我们命运的材质。既然苦难是命运的组成部分，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虽然命运由我们亲手织得，但是命运却是偶然的，就

如蜘蛛放出的第一根丝不知会被风吹到哪里。命运是偶然性与自己努力的相加，我们能做的，就是顺从偶然性的安排，尽力做自己可以做的事，命运就有部分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对命运之神而言，人是渺小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会有怎样一个命运，但是我们却可以使这个偶然的命运有符合我们自己喜欢的形态，就如蜘蛛总是按自己的方式去织得这个网。

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一个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

这一段说了三个观念：其一，命运必然有苦难，但是苦难什么时候到来，怎样到来，什么苦难到来都是未知的，所以苦难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不可知的；其二，当苦难到来的时候，要坦然接受之，静观其变，并且要恰当地保存自己；其三，当苦难过去，时机成熟的时候，要以积极的态度继续生活，重新选择开始自己的人生。

它的破网留在树梢上，还不失为一个网。太阳从上头照下来，把各条细丝映成七色；有时粘上些少水珠，更显得灿烂可爱。

本段主要说的是如何用审美的平常心看待苦难及被苦难破坏的命运。经历了苦难的命运仍然是命运，我们不能因为苦难而否定命运。换一个角度看，它也是美丽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只要我们以超然的、有距离的眼光去看待苦难，那么苦难也就是一种幸福与美。李商隐的名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切事情，当我们经历的时候它可能是痛苦的，令我们惘然的，但是一旦等它们变成回忆，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切埋藏在心底深处的东西，当时机成熟，“日暖”的时候，就会生出美丽的烟霞。痛苦与否，关键是看心态与时间。这一观念在许地山的另一篇小说《商人妇》中有更为清楚的说辞。《商人妇》通过多灾多难的惜官之口说了下面一段人生道理：“先生啊，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话说：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痛苦转化成快乐，一是需要一个时间间隔，二是需要一个心态调整。

人和他底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这一段是总体来谈一种应有的人生态度。人的命运其实最终还是由自己掌握的,因为如何看待它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态,而且命运的安排都是由我们自己去完成的。但是它是完整的,还是残缺的,又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不能左右,只能听其自然。即是说,顺从自然,努力作为,顺势而为就是我们对待命运的应有态度。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陈平原曾做过概括“承认局限,尽力而为,不计成败,乐在其中。”^{[2]27}这一概括基本上把“蜘蛛哲学”的多数内涵概括进去了,而且是比较准确的。

《缀网劳蛛》通过开头与结尾的说教性诗歌与言词,奠定了说教性的概念基调,就拒绝了对小说文本的其他解释。对小说的解释必须符合这些理念,散布在小说中的其他说教性言词也都为指向这些观念而设置,都是为了说明“蜘蛛哲学”的内涵。

四、《缀网劳蛛》表达了哪些宗教观念?

上文所述的“蜘蛛哲学”,是由诸多宗教观念综合而成的。许地山的主业是宗教研究,并且是多种宗教的信徒。许地山的重要宗教观念有三:生本不乐、诸教沟通、宗教世俗化。第一点是他对诸多宗教观念综合提炼而成;第二点是他研究多种宗教后的理想;第三点是他普及宗教观念的理想。正是因为许地山始终有将诸种宗教进行沟通的观念,许地山曾说“我信诸教主皆是人间大师,将来各宗教必能各阐真义,互相了解。宗教的仇视,多基于教派的不同,所以现在的急务,在谋诸宗教的沟通。”^[3]所以他提出的多种生命哲学也就是诸教精神的综合,目的是消除宗教间的隔阂与误解,减少纷争。许地山的许多演讲与论文,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宗教中找出其共性,例如《宗教的妇女观》一文,就是从各种不同的宗教对待妇女的相同态度来谈的。从尚洁的故事和“蜘蛛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宗教观念,这些观念或属一个宗教的教义,或属数个宗教的教义。

(一) 苦难观念

许地山研究过多种宗教。结合各种宗教中的苦难意识与他本人的现实经历,他总结出“生本不乐”的哲学观念。他在《〈空山灵雨〉弁言》中说道:“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按这个叙述,“生本不乐”的认识,

似乎来自许地山对人生际遇的认识。然而并非完全如此,这个认识还有其宗教来源。首先来自佛教的“多苦观”。佛教认为人有“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从“苦谛”入手的,四谛都是围绕苦谛展开的。集谛是苦的原因,灭谛是苦的消灭,道谛是灭苦的方法。所以苦是人生的基本状态,佛教把苦和消除苦的方法作为其教义的主要构成线索。不但佛教把苦看作是人生的基本存在状态,基督教也是如此。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亚当夏娃触犯了上帝的约定,产生了人类,因而人类是罪恶的产物,受到上帝的诅咒而必须承受苦难,男人必须辛苦劳作,女人必须承受生产的痛苦,原罪是人类一切罪恶、灾难、痛苦和死亡的根源,因原罪人类才需要基督的救赎。

佛教与基督教都把苦难看作人与生俱来的属性,因而苦难是人存在的根本状态,许地山将其提炼为“生本不乐”的思想。在他的前期小说中,“生本不乐”的具体表现是:让人物承受各种各样的苦难,而人物又把这些苦难当作一种自然而然的经历予以接受。《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就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她开始作为童养媳,生活在一个残暴的婆家。长孙可望将她救出,她成了他没有名份的妻子,后又遭受流言中伤。她对小偷施救,又遭长孙可望误解,并被刺伤,然后被赶出家门,独自在一个孤岛上生活四年。可望悔悟然而又离开了她,尚洁将再次面临几年的孤独。

之所以让人物始终与苦难相伴,就是为了让读者明白“生本不乐”的道理:首先,要将苦难看作生命历程中的常态;其次,我们要有尚洁那样的对待苦难的态度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缀网劳蛛》告诉我们,只要有了一个用宗教的心态去对待苦难的态度,就不会有苦难可以把我们击倒。

(二) 坦然与沉静

既然苦难是人生的常态,那么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就不能有不平之心,而且应做好随时遭遇苦难的准备。尚洁说“危险不是顾虑所能闪避的。后一小时的事情,我们也不敢说谁知道,哪里能顾到三四个月、三两年那么长久呢?你能保我待一会不遇着危险,能保我今夜里睡得平安么?”也就是说,危险与苦难随时都有可能到来,唯有坦然面对,才能不为其所伤。遭流言中伤之后,尚洁坦然面对,被可望刺伤之后,她心态平和,被赶出家门之后,她坦然

接受并独自去土华岛生活。只要有了坦然接受苦难的心态,就不会有所顾虑,况且顾虑并不能消除危险与苦难。没有顾虑,也就不会有所畏惧,“我们都是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往渺茫中去。若是怕在这条云封雾锁的生命路程里走动,莫如止住你的脚步”。就是说,无论我们周围发生什么,无论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苦难,我们横竖都要往前走,顾虑与惧怕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坦然面对它。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拒绝苦难,那么我们就应张开双臂欢迎它,拥抱它。

坦然是一种任其自然的“不为”,既有佛教的“彻悟”,又接近道家的“无为”,还有儒家的“入世”。“无为”只是在苦难来到之前无为,“有为”是苦难到来之后的作为。尚洁说“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须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我们对苦难无能为力,然而当它到来之后却要积极对付,坦然只是我们对苦难和命运的一种态度,并不妨碍它到来之后我们的作为。因为坦然的心态之后有了作为的内涵,所以“蜘蛛哲学”既是对宗教的综合,又是对宗教的超越。

(三) 命运

《缀网劳蛛》并不宣扬宿命论。尚洁一出场就说自己不信定命的说法,就是要与宿命论划清界线。与宿命论所依赖的决定论不同,“蜘蛛哲学”更加相信偶然性。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往渺茫中去,是人的存在状态,一切都是未知的,哪里存在一个决定的命运呢?即使有注定的命运,对我们而言也是不可知的,因此,相信宿命论就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我们可以认为不存在一个决定的命运,但是命运对我们而言又是存在的。我们对不可知的命运应采取什么态度呢?唯一的方法就是顺应。尚洁对突然袭来的命运挫折,都是采取顺应的态度,“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除了上文说到的“无为”和“有为”,蜘蛛哲学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顺应”。这种思想既来自道家,又来自儒家。许地山认为顺应天道是中国儒道二家的共同智慧“我们或者说道家与儒家皆以顺应天道为生活的法则,所不同的在前者以地道为用,后者以人道为用而已。”^{[4]198}尚洁对命运的态度,符合儒道二家的思想。顺应天道,也是就顺应命运——对命运,我们既不可抗拒,又不可逃离。

(四) 慈悲与博爱

• 5 •

佛教主张慈悲,基督教主张博爱众生。慈悲由两个义项组成:慈爱与怜悯。慈爱众生并给予其快乐为慈,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为悲,其基础是对众生的爱,因爱而怜悯才可叫做慈悲,博爱是慈悲的基础。墨子主张“兼爱”,《无量寿经》云“尊圣敬善,仁慈博爱”;韩愈《原道》云“博爱之谓仁”;《孝经》云“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可见,博爱既是中国古代智慧,又是佛教的思想。同时,博爱也是基督教的重要主张。《新约》的主要教义,就是宣扬基督的博爱,尽管在字面上看不到“博爱”二字。耶稣为钉杀他的人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圣经》要求“要爱你的近人如己”。所以,墨家、佛教、儒家、基督教都是主张博爱的。

博爱要求爱的对象没有区分,要爱不同的人,既爱亲人,也爱敌人,爱佛教所说的“众生”。在《缀网劳蛛》中,尚洁对小偷的处理态度,就是博爱的体现。尚洁不但制止了仆人对小偷的鞭打,而且将其扶上自己的贵妃榻,亲自为其疗伤,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走到做贼的地步是最可怜悯的”,“为何不从‘他是苦难人’那方面体贴他呢?”尚洁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慈悲与博爱。慈悲与博爱也是“蜘蛛哲学”的内涵之一。人像蜘蛛,就是说人人都是弱者,都是值得怜悯的,这个比喻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对命运而言,每个人都是承受苦难的弱者,因此对每个人都要有悲悯之心。

(五) 超脱

超脱既是佛教的主张,又是道家的主张。佛教的色空观认为万物皆因缘而生,一切皆生于无,因此一切的“色”皆源自于“空”,空是根本,色是派生。“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禅宗的解释,亦即万物本来从无中来,最终要到无中去,因而不必因暂时的存在束缚住自由的心灵。人生之苦也是这样得来的,人因有肉身的欲望,所以有受不尽的苦处,心灵为肉身之欲望所累。所以佛教主张禁欲,没有了欲望,人就摆脱了人间之苦。道家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与佛教相同,主张超然物外,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而不被世俗规范约束,“知足不争”,人方可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尚洁的超脱,一是体现为对名的放弃,二是体现为对利的放弃。当她受到流言中伤时,不辩解、不澄清,对议论并不在意,是对名的超脱。当长孙可望要

与她分开时,她认为财产是生活的赘瘤,放弃了一切财产,这是对利的超脱。当长孙可望要她再次回到家中的时候,她也不因为得到财产而喜悦。对名与利的淡然态度,就是超脱。

(六) 感化

几乎所有宗教都主张通过感化的方式让信众得到灵魂的净化与救赎。感化的方式,通常是修行。许地山认为,宗教的信众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行者,一种是信者。行者的方式要求信众恪守戒律,严格按照宗教教义规范自己的言行。信者的方式并不要求信徒出家或受洗,只要有宗教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就可以了。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与否并不在于读经的多少或是否恪守教条,而是要根据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来判断。许地山更赞成后者,认为宗教精神的推广并不是要人人成为行者,而是要让更多人成为信者。要让人成为信者,就要通过感化的方式。所谓感化,就是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言行,让对方被宗教精神改变。“感”是接受外界信息,化是内在转化,被感化的对象接受一个宗教信息,内心的转化,就是被感化。传教者基本上都相信自身的言行所给予的信息可以造成被感化对象的内心转化。

《缀网劳蛛》中的感化,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尚洁救助小偷的行动使小偷受到感化;其二,尚洁在土华岛传道,使岛上的渔民们受到感化;其三,牧师的言行和尚洁的态度使长孙可望受到感化,使可望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忏悔。《缀网劳蛛》通过这样几个感化的情节,试图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宗教的态度生活,最终能够使哪怕最为愚顽的人得以改变。

(七) 宽恕

佛教和基督教都主张宽恕。所谓宽恕,就是对别人的罪过无条件饶恕。宽恕与感化是并行的,只有先有宽恕,才可能感化对方。佛教反对冤冤相报,主张宽恕,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儒家主张“忠恕”;基督教也主张宽恕。基督教的宽恕是要罪者担起责任,通过宽恕理解上主之善,进而理解生命的意义,找到真正的自己。宽恕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孽,从而找回自己。耶稣宽恕钉死他的人,宽恕一切行恶者,其目的是救赎,所以基督教主张勿以恶抗恶,要能够原谅别人的错误,才可能对其进行感化的教育,最终使人得救。

《缀网劳蛛》中尚洁的宽恕精神至少有如下几

点体现:第一,她从未追究过谣言的起因,是对造谣者的宽恕;第二,小偷到家偷东西,她叫仆人不要打他,反而为其疗伤,是对作恶的小偷的宽恕;第三,长孙可望不听解释,用小刀刺伤了她,她不追究其责任,并静静退出这个家庭,是对丈夫的宽恕;第四,当长孙可望认识到错误让她回家的时候,她不提旧事,而是为长孙可望的改变感到高兴,又是一次彻底的宽恕。人都会犯错误,宗教的包容精神足以让一切错误有改正的机会,其核心就是要有宽恕精神。尚洁对人的宽恕,达到了使人感化从而得救的目的,流言自消,小偷有心向善,长孙可望改悔,岛上渔民成为信徒。

(八) 信仰

宗教并不以理服人,而是要求人无条件地信仰它。《旧约》要求人信仰神,道理很简单,信神是因为神与人立下了约定,约定人必须敬神。只要敬神,就可得救,不然便会遭致灾难。所以《旧约》中有许多神对人进行严厉惩罚的故事,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信仰不需要理由。佛教在信仰方面的规定要更人性化一些,它只是向人讲述信佛的好处和信佛的坏处,用六道轮回的时间观念和因果报应的逻辑观念让人自己去体悟为恶与为善的后果。佛教主张,只要佛在心中,不必强制修行。所以佛教对信仰的要求就更人性化、更随意。许地山的信仰观更倾向于佛教,认为宗教信仰不必拘于形式,信仰在人心中和行为中。

尚洁的宗教精神,并不完全体现在她的布道般的言论之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她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之中。包括《缀网劳蛛》在内的许地山前期小说,总是少不了宗教的感悟和说辞,可能是他怕读者不能理解主人公行为的宗教教义依据,他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再无这些宗教言论,但是人物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宗教教义,这就是对宗教教义在小说中的自然化处理。信仰不是理论,而是教义的现实化。因此,《缀网劳蛛》中的宗教信仰,并不在于人物的言论符合宗教教义,而是在于人物的生活态度和行为符合宗教精神。

(九) 坚忍

上述八条,几乎都与常规认识上的宗教教义相关。但是《缀网劳蛛》并不完全是佛、道、基督三教的教义实现,它还包含了儒家的一些精神,例如博爱,就包含了儒家的仁爱。蜘蛛受难时的隐忍与坚

持,也包含了儒家的坚忍。《论语》高度评价坚忍的意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儒家要求为人要有忍受困苦逆境的意志、坚持不懈的精神。孟子谈人的成功之道时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安乐的环境使人懈怠,艰苦的环境使人坚强,人只有改变心性,拥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儒家所推崇的坚忍精神,历来为儒家文人学者所推崇,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营养。不仅儒家如此,佛教也是如此。佛教主张忍耐,《宝积经》《华严经》都提到“无生法忍”,是忍的一大境界,《宝积经》二六注曰“无生法忍者,一切诸法无生无灭忍故。”以此观世界,则世界无生无灭,无来无去,何种残害不平不可忍呢?佛教区分三种忍“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谛察法忍”。耐怨害忍是对加于我的怨憎能安心忍之而无返报之心;安受苦忍是对世间众苦所逼而能安心忍受恬然不动;谛察法忍是最高境界,认识到诸法体性虚幻,本无生灭,因而洞察万物,心无妄动。谛察法忍就相当于无生法忍,佛教对忍的阐述的深度超过了儒家的坚忍,因为佛家的忍涵盖了儒家的“坚”。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忍才能坚,有大忍则有大坚。忍耐看似弱,其实是悟空一切的坚。从这一点看,佛家的“忍”与道家的“以柔克刚”的思想更为接近,“不争”并非软弱,而是大智与大坚。《道德经》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佛道二家对柔弱与刚强二者辩证统一看法趋于一致。

因此,将人比作蜘蛛,并不是要把人看作是弱者,而是要让人在对命运了悟之后达天知命,成为生活的强者。所以陈平原说,尚洁“表面看来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实际上却是达天知命的强者”^{[2][27]}。人是因“忍”而“坚”,忍是坚的前提和实现途径。佛家与道家的途径,实现了儒家所需的目的,三教于此通达。将人比作蜘蛛是一个理念,尚洁的不争与忍耐,实际上就是对忍与坚的辩证关系的最佳诠释。

上述各种宗教哲学道理,通过人物的生活历程一一揭示,一一阐释,实现了作者对宗教观念普及的目的。《缀网劳蛛》中的蜘蛛哲学,是一种综合了各种宗教教义的核心精神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通过人物的言论和行为全面展示,整个故事都围绕着这一哲学观念展开。

参考文献:

- [1] 冯光廉. 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上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2] 陈平原. 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C]//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册.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 [3] 许地山. 宗教的生长与灭亡[J]. 东方杂志,1922(10):27-42.
- [4] 许地山. 道家思想与道教[C]//许地山. 道教的历史.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Spider Philosophy and Religions Coherence: A Close Reading for *Laboring Spider*

TAN Guanghu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Abstract: Xu Dishan's *Laboring Spider* is a story with obvious Conceptualization. Its main idea is to explain the attitude of life which is named spider philosophy. Spider philosophy is a concept compounded by various religious concepts,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suffering, the attitude of calm and serene, the fate problem, mercy and universal love, detached spirit, reclaim, forgiveness, belief, steadfast and persevering. It's a new religious spirit extracted from Buddhism, Christianity, Taoism, Taoist school, Confucian school and Mohist school. It's also a result of Xu Dishan's effort of religions coherence.

Keywords: *Laboring Spider*, Spider Philosophy, Religions Coherence, Story of Conceptualization

(责任编辑:孔明玉)